**马哲上 第二讲：思想世界的哲学革命 2019.2.25**

上节内容提要：

从“消灭哲学”言论谈起：马克思并不是要求取消一切哲学，而是要求哲学成为现实。这就涉及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就势必要把马克思的哲学理解为领会现实存在的一种哲学。其独特魅力，就在于，能够帮助我们真正理解在街头巷尾遇到的日常事物。哲学要在这些地方深入进去、把握现实存在，就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学科，比如政经、社、政、历史、人类学等对话。这里，马克思哲学的形态就发生了变化，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念体系，而是一种贯穿在各个科学门类中的活的方法/世界观，从严格理论形态转变成一种思维方式——以批判性、反思性的方式，来把握我们所面临的社会存在及其社会意识。

那么，为什么马克思要这样做？“哲学革命”，以马克思对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展开。

克拉可夫斯基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提出：“**马克思是一个德国人**，这是一个经常被我们忽视，但却意义重大的问题。”

马克思是一个德国人，意味着马克思对哲学的思索不可避免地与他对于德国道路的探寻紧密联系。也就是说，德意志民族的特点不可避免地影响了马克思的思想进程。但这句话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在马克思那个年代，德国还不存在。德国成为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是在马克思以后的俾斯麦完成的。在此之前，德国是由各个诸侯邦国联系起来的一个松散、封建的民族。在当时的德国，可以说这个人是“莱茵人”“萨克森人”“柏林人”“普鲁士人”。

实际上，当时的德国在政治上非常分裂，但这种政治上的分裂却为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土壤。在人类历史上，恰恰因为政治的分裂造成了哲学和思想的繁荣。例如，古希腊的城邦政治中涌现一大批哲学家；春秋战国大一统瓦解亟待重建，诸子百家争鸣。对当时的德国也是如此。经过30年宗教战争之后，德国分裂成了1400多个独立的政权。因此，马克思其实在是一个德国人之前，他首先是一个特里尔人。

特里尔这一城市有何特点呢？首先，它具有非常悠久的西方文明传承。从罗马时期开始，这个城邦就有了。今天去特里尔参观马克思故居，会发现特里尔城有一个著名景观——“黑门”，是古罗马时期的遗存，门已经变黑了。对马克思来说，这就意味着他接受了非常系统的古典学训练，对古希腊罗马经典的掌握是非常精深的。

第二，特里尔这个城市在政治国家的归属（普/法）是不确定的，面临不断争夺。因此它并不先天性就是一个德国城市，而是在德法之间。因此它不可避免接受了法国思想的熏陶。

因此，马克思不仅是一个德国人，而且是个特里尔人。所以马克思在很早的时期其实就有了一种超越今天民族国家这样的视野。马克思更加愿意说自己是“世界公民”，好像马克思对德国不忠诚？事实上当时德国这一国家还没有形成。

马克思自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就意味着他超越了普鲁士狭隘的地域界限，获得了更为宏阔的思想视野。**麦克莱伦《马克思传》**：可以勾勒青年马克思的地理足迹。他不断地在各地被流放驱逐，使得他在当时普鲁士的柏林、伯恩、科隆甚至是法国的巴黎、英国有了深切的体会。马克思对德意志民族的批判始终同他对于英法德的这样一个欧洲视野联系在一起。他不是就德国而论德国，而是在英法德的比较视野中批判德国的现状。

想要理解马克思的时代背景，当然应该读德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德国通史》，第三卷讲了马克思之前德国的启蒙运动、人文主义、自由主义）。但并不能只读德国史——我们更需要阅读的是当时的欧洲史，尤其要理解当时英、法的发展是什么情况，由此才能理解马克思对德意志民族这样一种特性是如何批判的。

在通过与英国、法国的比较后，马克思发现，德意志并不是一个地域概念，而是一种**独特的发展类型**。对此，可以阅读《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在这一文章中，马克思对德国当时理论思潮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为什么对德国的批判率先是从宗教批判开始的？这件事情，我们先按下不表。

在讲完宗教批判之后——转向政治批判的任务。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真理的彼岸世界消失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对政治的批判。”［p4］

当时对德国的神学/宗教批判中，马克思受到费尔巴哈的重要影响（德国青年黑格尔派）。费尔巴哈说，上帝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宗教分为两种世界**：

**1. 彼岸世界（上帝）；**

**2. 此岸世界（人）。**

彼岸世界，就是幻想，例如通过信教能够获得解脱和救赎。非常完满。上帝的全知全能形象。

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的问题是：人为什么会信仰上帝？费尔巴哈作为无神论者，认为上帝信仰并不是因为上帝的完满，而是因为人的缺陷，所以费尔巴哈说上帝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由于人有种种苦难和缺陷，所以需要安慰。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他并不是在说宗教完全是贬义的，而是着重指出宗教的安慰功能。上帝是一个想象，是由于人对自我的缺陷、对现实苦难的不满而产生的。

所以马克思说，宗教的产生，是因为此岸世界的缺陷。所以，宗教是“苦难灵魂的无情叹息，是丑陋现实世界玫瑰色的花朵”。是一种想象。我们愿意相信之，是因为世俗世界的缺陷——此岸世界的不完满。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就要求，宗教的批判（对这种幻想的批判）的确是思想启蒙的必要前提，但是是不够的。要想真正解决掉宗教，就必须要立足此岸世俗世界，因此宗教批判要转向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对当时德国社会、德国政治制度的批判。

马克思说，上帝就是人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这种形象被揭穿以后，就要揭露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揭露此岸世界的缺陷与不完满，揭露世俗世界的苦难。

“随导言之后将要作的探讨……联系德国进行的。”［p7］这里的批判要联系德国进行。马克思在这段话中提出非常关键的概念：**原本批判**和**副本批判**。

所谓原本批判肯定比副本批判更加重要、彻底。但马克思这里先希望对副本——**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进行批判。那么为何这里国家哲学和法哲学是副本？暂且先按下不表。

马克思批判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就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里的批判一定联系德国的现实展开。那么，当时德国的现实是什么呢？理解德国的现状，有三个关键的话语：

**1. 时代错乱**

马克思说：“如果想从德国的现状本身出发，……结果依然是时代错乱。”［p4］然后就大量讲了德国为何时代错乱。

要理解时代错乱，要建立一个基本的坐标系：当时的英法德三国究竟各自在什么发展阶段。

(1) **英国：经济/工业革命 市民社会 现代国家 资产/无产阶级对立 社会革命**

在**经济**上完成了**工业革命**，进行大工业化的生产。这件事情非常重要。读《共产党宣言》必须理解其时代背景：当时是1845—1846年，这段时间这个世界上完成了工业革命的只有一个国家，就是英国。当时的法国还在工业革命的路上，德国更不用谈。当时工业革命没有成为一种普遍性世界生产的方式。只有英国是世界工厂，德、法还不是。这就意味着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在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还是一个出生的婴儿，资产阶级还处于历史的上升期。这时马克思就已经通过《共产党宣言》给它下达了死亡通知书。这就意味着，《共产党宣言》是一个早熟的文本。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感叹马克思思想的惊人预见力，另一方面不得不感叹：马克思的有些论断过于乐观。对《宣言》最多的批评是“资本主义”现实中的未瓦解，一直处于垂而不朽死而不亡的状态。因此《宣言》是一个特别难的文本，很多人对其有误解，就源于这一点。

英国经济上的工业革命，使得社会结构上出现了重要变化——**出现了市民社会**。这是黑格尔当时已经意识到的事情。这一市民社会，意味着在工业革命的基础上形成了普遍商品交换，进入到了市场经济，意味着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转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普遍的商品交换，意味着《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人与人温情脉脉的联系被取消，每个人都浸泡在冷冰冰的利己主义中。亚当·斯密就是对这样一种市民社会，换句话说，也就是**市场/看不见的手**做了最为深刻的论述。斯密的《国富论》不是一个经济学著作，而是哲学著作，其哲学性体现在其规定了人性——首先，人必须要自我满足（满足自己的欲望）；其次，在这个基础上人必须劳动，有了劳动才有交换，才形成普遍化的市场秩序。在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中，对人性的讨论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将其上升为自然人性（human nature）：自我满足、交换、分工、普遍劳动。因此，市民社会、市场机制是符合这种人性的。

这是社会结构的改变。在此之上，就完成了政治的重要变革——建立起来一个资本主义的**现代国家**。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因此，**自由、平等、民主**都在此意义上获得了理解。但这种自由，马克思讲得很清楚——是**买卖的自由（等价交换的自由）**。平等是等价交换。这个现代国家里所有的政治原则都是建立在市民社会的基础上的，市民社会又是建立在工业革命的基础上的。这是马克思对英国的把握——资本主义的世界工厂。

因此，英国社会体现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内在矛盾。最后就体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社会分化、贫富差距。因此，需要有一个更加深刻的**社会革命**——宣判资本主义的死亡。

英国是一个西方现代社会的榜样。马克思以此把英国一直作为资本主义的典型形式来把握，遂有《资本论》。马克思说，他的《资本论》就是以英国为原型展开的。

(2) **法国：小农生产 政治革命**

在工业革命上比英国欠缺，而且当时还是以**小农生产**为主导的。其工业化发展并不是最纯粹的。这个小农生产，后来对法国的命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当时的法国，在经济上是半吊子，但是其率先完成了政治革命（法国大革命）。

西方社会学讲到现代政治的时候，会讲**双元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的政治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伴随启蒙运动而来，产生出了自由、平等等现代国家的基本政治原则。

但是，法国的政治革命和英国政治革命相比：英国是一个在哲学上极其贫乏庸俗，经验主义（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只相信看得见的利益）十分庸俗，却产生了极为保守稳健的英国政治体系（最为老道、阴险、现实）。

为什么会这样？法国人总是充满激情，它的政治体制并不像英国那么稳定。可以看猪明宪法学家戴雪的名著《英宪精义》：“那么蠢的英国人怎么会产生那么稳健的政治形态”。法国的民主化容易形成民粹，但英国的精英与民众之间的政治平衡、国外的殖民和国内的繁荣的平衡、外交政策中的离岸均衡（大陆均势外交），都做得非常好。

英国的民主化不是最彻底的——它保留了君主立宪制度，保留了王室。戴雪说，英国之所以要有一个女王，是因为英国的经验主义——一定要看到女王豪华的车队，王妃豪华的婚礼，才会对女王这一维系英联邦政治统一的象征进行崇拜。任何国家民主化的同时都需要有一个坚实的政治象征来形成有机的团结（宪法完成了对美国统一非常重要的精神象征，所以美国的宪法完全是反民主的，美国掌管宪法的最高法院是超越党派政治的终身制的，以此保持了宪法的稳定性[[1]](#footnote-1)）。

法国在社会阶级上存在分散性，容易让农民向往集权。因此法国革命体现为集权化和民主化之间的拉锯对立。（拿破仑、路易波拿巴）

马克思后来对法国也有深入的批判和透彻分析：《法兰西的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3) **德国：农业生产 专制制度**

德国就比较悲催：在当时经济上停留在**农业生产、容克（地主阶级）**，政治上停留在普鲁士**专制制度**，和现代国家没有关系。但是，资本主义又在德国发展，一系列资本主义引起的社会问题在德国也发生了。

《资本论》中，马克思说德国“既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达，又苦于资本主义的过分发达”——德国周边资本主义过于发达，对于德国内在而言两极分化、贫富分化、阶级对立都有了。但资本主义又在德国并不发达。

这样比较后，就发现“时代错乱”：对于英国，英国已经通过工业革命、政治上现代国家的建立走到了社会革命的阶段；对于法国，已经有了政治革命，也正要解决社会革命的问题。德国和英国相差了2个时代。所谓时代错乱是说，德国当时的自由主义者要对德国的专制制度进行否定批判，但马克思说这种批判“仍然低于历史水准”：你批判了专制制度，用政治自由主义原则建立英国这样的现代国家，但英国已经意识到现代国家市民社会的内在缺陷了。哪怕经过1.0版本的革命你还是只能前进到2.0，英国已经3.0了。

而且，当时的悲剧不仅在于专制制度需要被推翻，还在于对专制制度出现了**两种方向的讨论：一种是巩固，一种是自由化的改造（资产阶级的革命）**。

为何要巩固？因为当时德国封建割据。俾斯麦“铁血统一”。但这种统一，是在加剧专制制度。

那么自由化？即使进行这样的革命，仍然落后于英国革命。

所以马克思说，“德国的专制制度代表旧制度的完成。即使从专制制度进入现代国家也仍然看不到现代国家的缺陷”，这就是时代错乱的悲剧。

所以马克思说：“即使我否定了1843年的德国制度，但按照法国的纪年，我也不会处在1789年，更不会是处在当代的焦点。”［p5］

德国通过所谓的政治革命，仍然落后于当时的时代。马克思接下来一段话更加讽刺：“不错，德国历史自夸有过一个运动，……却同它们一起经历复辟。”［p5］当时的英、法经过政治革命之后有保守力量的复辟：法国的自由化改革，黑格尔认为这种自由和平等会带来绝对的民粹和恐怖主义，应当反思、强调国家力量，这就是复辟。

“我们经历了复辟，首先是因为其他国家敢于进行革命，其次是因为其他国家受到了反革命的危害：在第一种情形下，是因为我们的统治者们害怕了；在第二种情形下，是因为我们的统治者们并没有害怕。我们，在我们的那些牧羊人带领下，总是只有一次与自由为伍，那就是**在自由被埋葬的那一天**。”［p6］

德国的时代错乱，不是德国本身造成的。一方面由于德国的专制制度，另一方面是由于和英国法国的比较。由于看到现代国家的不稳定性，德国的专制愈加巩固。

马克思讲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下面就是一个例子！工业以致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是现代主要问题之一。……”［p8］这一整段话，是讲，英国的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已经确立。因此，不可避免地要求英国对外扩张、崇尚贸易的自由。英国的产品向整个欧洲倾销，德国脆弱的民族工业就要受到冲击。因此德国就出现了李斯特这样的国民经济学家：保护关税、禁止倾销、强调国家力量，不接受贸易自由的市场原则，要求国民经济和国家垄断来保护脆弱的民族工业。

李斯特是非常现实的，也是对的。反过来，说明英国资本主义的过分发达反而激起了德国对专制国家力量的强调。因此，当时整个德国的政治问题，就是由于英国和法国的现代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资本主义发展过分发达引起的恐慌。德国更加要求国家力量的强大。这是德国发展的命脉。一直到一战、二战，德国仍然是以所谓德国民族利益来对抗英国的海洋原则。德国人对于英国人、对资本主义无限扩张的仇恨根深蒂固，是整个德国民族心理的基础。

英法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两极分化、马尔萨斯陷阱（土地越来越少，粮食越来越少，人越来越多，必须海外殖民）。然后扩张完了，德国不干了。威廉二世不可避免地抛弃了俾斯麦的保守政策，必须和英国“正面刚一次”，结果就是一战。一战之后德国战败，然后英法敲诈德国，让德国彻底垮掉，背上巨额的战争赔款。当时有一个后来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叫凯恩斯，那时候就是英国的财政大臣助理。当时巴黎和会，他劝英国不要对德国赶尽杀绝，这样才有偿还战争赔款的能力。结果英国那些人根本不听凯恩斯的，因此德意志民族非常憋屈，产生巨大的耻辱感。希特勒借助整个当时德国的民族悲情上台。然后是经济大萧条，让德国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赔偿款又化为乌有。**弗洛姆**就说，德国出现了非常奇怪的现象：**“逃避自由”**。因为整个资本主义的大萧条，让德国的资产阶级（按我们的想象应该是德国民主化改革的中坚力量）一夜之间导向了希特勒。这一大萧条让德国资产阶级按韦伯式新教伦理积累几十年的财富一夜间化为乌有，因此他们开始寻求一个权威的人格，以此逃避自己对大萧条危机的抵抗、逃避自由的痛苦。这就是“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心理学”，也是弗洛姆等人讨论的。

希特勒为何要对犹太人赶尽杀绝？这一思想后来被**施米特**揭示出来——陆地与海洋的对抗。海洋，指资本主义的文明，贸易、航行自由，相互联通，市场化，世界是平的，追逐利益，流动性。希特勒说，这是人类文明的堕落。人类文明应当追求对陆地的忠诚。这里，陆地与海洋已经是两种意识形态。

犹太人是海洋文明的代表：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寄居世界各地，而且特别会赚钱。所以希特勒认为犹太人是毫无政治忠诚的商业动物，是“帝国的败类”。

因此德国在希特勒时期发展出非常重要的学问——地缘政治学：计算在陆地上要打出多少才能对抗海上力量。德国当时有一批地缘政治学家经过反复测算，算出要把德国、意大利、苏联、中国拿下，欧亚大陆整个打通，才能对抗海洋力量。所以希特勒不可避免地发动兼并战争。结果德国拔不出苏联，日本拔不出中国，希特勒的战略失败了。

重要的是我们要理解希特勒的意图：他以一种可耻的方式揭露了现代文明非常重要的内在矛盾——陆地与海洋、商业文明与陆地文明的原则性对抗。德国的这一系一直发展，成为其主线。

所以，在马克思看来，德国的第一个基本特点，是它是时代错乱的。对德国现状的否定、革命，仍然低于历史发展的水准。

正是由于这个特点，马克思要追求一种彻底的德国革命——通过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一举赶超英国的社会革命。不要讨论什么自由主义现代国家，一口气打到终点站。英国已经显示出这种社会革命的萌芽。这就是马克思对当时德国“跨越式发展”的规定。

**2. 思想超前 现实滞后**

马克思说，“我们是当代的哲学的同时代人，不是当代的历史的同时代人。”

现实层面的落后却使德国在思想上是超前的。德国是一个哲学的民族，在政治经济上虽然没有进入现代文明的门槛，但是在哲学上已经进入了现代文明。身体停留在18世纪，头脑已经进入到19世纪。这是一种身心的分离、灵肉的撕裂，这是一个悲剧。

这个悲剧意味着，德国可以在思想上把英国、法国的现代文明都拿来反思。但这种反思却使得德国更加落后。这就是德国作为一个哲学的民族的悲剧。

这件事情，用我们中国近代史的例子特别好解释。梁启超在一战时欧洲游历写了《欧游心影录》，美国人都在问梁启超“到西方来干什么”，梁启超说“我来寻求解救中国的道路”，结果美国人说“我们还等着你们中国人来解救破产的西方文明呢”。结果梁启超回来就写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但是中国还是落后挨打的局面。

严复一辈子介绍推崇西方文化，他的《天演论》一经翻译，胡适就改名叫胡适之了，很多人叫天竞、天择。严复晚年在福州老家通过报纸了解到一战进程，结果对西方文明彻底失望，然后说“我们中国人的孔孟之道还是不能丢”。严复看到了西方文明的本质：“寡廉鲜耻、利己杀人”——“思想一旦离开了自己的利益，一定让自己出丑。”（马克思《神圣家族》）这些人在一战中都在反思西方文明，但当时的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的现实发展中并不是西方的同时代人。

这就导致何种恶果？——思想的超前反而会带来现实的倒退。这就是马克思后来批评黑格尔的重要原因。

德国靠头脑、哲学跻身现代文明，但它的身体停留在前现代水准。整个德国民族的特点，就在于现实滞后、思想超前的双重交织。这种交织的结果，使得英法现代文明越是发达、暴露自己的弱点，德国的思想就越是繁荣，越是反思。但是由于时代的落差，这种反思却造成了德国现实的进一步倒退。

举一个例子：现代国家处理宗教和国家的关系，有“**政教分离**原则”。这个是从洛克《论宗教宽容》中逐渐确立起来的。“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当进入私人领域，回家关上门，你愿意信什么是你自己的事情，国家不干涉，宗教信仰退入私人领域；但进入公共领域，不管信奉的是佛教戒律还是伊斯兰律法还是基督教律令，都只有公民身份和国法规矩。

这种政教分离，使得宗教信仰退入私人领域。这就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首先要说，这个政教分离的确是现代的进步）：国家缺乏赖以整合的公共道德，不再承担道德和教化，也就是“没有核心价值观了”。

德国就在思想上反思：你看，他们搞了政教分离，在精神上四分五裂。因此我们德国必须要坚持自己的基督教国家政教合一。德国人就经常干这种思想上反思导致现实上退后的事情，这就是德国的悲剧。现实越滞后思想越发达，思想越发达现实越倒退，这就是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悲剧所在。

所以马克思说：“德国人在政治上思考其他国家做过的事情，是这些国家的理论良心，但他的思维的抽象和自大总是和他现实的片面和低下保持同步。”大脑越发达身体越虚弱。德国成为批判、反思的民族，但德国的现实保守而落后。

所以，当时整个德国出现了思想超前与现实滞后的悲剧。这就是马克思之所以对哲学充满不信任、充满批判，要求消灭、解构哲学的原因。

**｛黑格尔及其之前的德国古典哲学｝**

那么，德国为何成为一个哲学的民族？这种哲学民族达到顶峰，就是在黑格尔的时代。高中政治课把黑格尔叫做“客观唯心主义/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马克思毕竟受黑格尔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李泽厚：“康德的书每句话都特别好理解，但是连起来是什么意思不知道。黑格尔的书每句话都不好懂，但整体上什么意思一目了然。”

**1. 思想把握时代 古今之变**

黑格尔有一种代表德国思想超前的自信。黑格尔说，我们可以“**通过思想去把握时代**”。这是他非常重要的理念。黑格尔认为，哲学就是在思想中的时代。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的重要特点，是把各种不同的时代，用哲学的方式整合到了哲学史中。在黑格尔看来，所谓的时代，就是在思想中把握住的，一定是能够通过思想去把握时代的。“时代在思想之中”，是黑格尔的重要观念。黑格尔表达的这种理论自信——哲学一定能穿透现实、抵达世界深处、把握哲学之外所有现实的东西，是德意志民族的特点。所谓的英国工业革命法国政治革命，都可以在我的思想中予以把握。

在思想中予以把握，经典的案例，就是黑格尔与拿破仑的关系——拿破仑在普法战争中统治了普鲁士，黑格尔把这一屈辱进行了哲学的消化——他看到了高卢的原则是现代文明的原则，拿破仑对普鲁士的统治是好事情，是把现代共和制度的文明原则带到了普鲁士，拿破仑是“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这是黑格尔对政治世界的理解——拿破仑不是政治人物，而是代表了现代的世界精神。

为何黑格尔认为一定能通过思想把握时代呢？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古今之变**的讲法。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揭示出来了［p22-23］。他说“古代的学习方式与近代的学习方式不同。……**普遍性/抽象形式**[[2]](#footnote-2)”——这是古希腊和现代文明的根本区别：在古希腊，人类文明的朴素时期，人们面对的是活生生的感性现实；而现代人，首先面临的是抽象的概念，已经被抽象的概念所统治了。

举个例子，古希腊人首先看到“蔚蓝色的水一样的无边无际的存在”，然后命之名为大海，由此形成了观念/概念/idea。古希腊人从自然中提炼概念。然而，我们现代人可以一辈子不见现实的大海是何种样子，却不妨碍头脑中建立大海的概念。我们通过电视、书籍知道大海是什么样子。“秀才不出门遍知天下事”是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个体直面的是抽象现实，所面对的自然感性事物都已经被概念把握了。因此，现代人与自然、感性是间接的关系，而非直接的关系。这就是“时代已经在思想之中了”——现代人已经生活在抽象之中了。

这一转变恐怕是很重要的。它带来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巨大改变，包括对我们的伦理世界也产生了冲击。试举一隅：你在电脑上按个按钮那边导弹biu一下，那个人对你的生死存亡太抽象了，你心中不会有任何波澜。如果反过来，当面杀人，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那你就会战栗、颤抖，面对灵魂的拷问。

奥斯维辛的屠杀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其完全以理性的方式展现出来了。这就是为何阿多诺说“从奥斯维辛之后世界上再没有诗了”。人之生死都变成了概念、实验的对象。没有了感性，就不可能有诗的语言。现象已经在概念之中了。

用非常肤浅的马哲教科书的语言来讲，古代的是“直接知识”，现代的是“间接知识”。

**2. 双重反思**

时代既然在思想中，那么思想以什么方式把握时代呢？

古代是**通过观念对实存进行反思**，这是初步的反思。遂形成物理学。

**哲学**是对反思的反思，哲学反思的对象是观念，对观念的反思就是哲学。哲学所反思的，是“观念为何能把握实存”、“人的认识为何能把握对象”。因此亚里士多德说哲学是形而上学，是“物理学之上/之后”。物理学是代表第一步反思，而形而上学就是对反思的反思。这是双重反思。

现代哲学，就是“双重反思”。哲学反思的对象不再是实存，而是观念。这就是康德的经典命题：“我为什么能够认识/人的理性认识何以可能”。

**3. 康德**

讲清楚康德，就定位了黑格尔。

要讲清楚康德，举一个例子。康德受到了休谟经验主义巨大冲击：休谟认为“太阳东升西落”这个观念不是因果联系、不是太阳运作的本质性联系，而是因为经验上一次次看到太阳的东升西落。这就意味着太阳没有太阳本身之理来让我们把握，这是经验的产物。

所以休谟说，“你看到太阳1000次东升西落，你能保证第1001次依然如此吗？”

康德把这个问题改变了：康德反过来问，“为什么太阳让你看到了前面的1000次升起？/为什么你能看到前面1000次太阳的东升西落？”

以前我们总是争论，客观的东西——太阳东升西落是否有必然之理，我们的思路能否把握客观实际。康德则把问题颠倒过来：事实（客观实际）为什么能被理性认识到。

因此，康德提出非常关键的理论，认为人有一个**先验统觉**。简单来说，康德把人的理性定义成一个CPU——先验统觉。它使得杂乱无章的经验性东西通过CPU的处理形成知识，形成了**先天综合判断**。

康德说，太阳的本质我们是认识不了的，因为这是**物自体**，是在理性之外的。但是这个物自体有其经验**表象**，这一表象是能够被理性所认识和把握的，因为理性就是通过先验统觉整理这些表象由此形成**知识**，形成先天综合判断，形成概念、观念，形成理性的认识。

如何理解？

比如，zzp站在我的面前，zzp究竟是一个什么人我是认识不了的。但zzp的所作所为、外在表象，是我能够把握的。比如“zzp的宿舍里有很多化妆品”>>“zzp是一个精致的猪猪男孩”。人的理性，就是对于像zzp这样的物自体展现出的表象整理、概括、归纳，形成知识。

所以，对康德来说，理性只能认识到事物自身的外在表象，不能认识到事物自身——在这件事情上康德要给理性画出界限。比如，上帝是一个物自体，你对上帝的理性认识形成的客观知识都不是对上帝本身的探究——这就给信仰留下了一席之地。

康德这么一画界，就改变了哲学的提问方式——不是“我们的认识是否符合外在客观实际”，而是对我们理性的能力先行地考察和批判。康德不care物自体是什么样的，而care先天综合判断是怎么形成的。因此康德把整个哲学的重心从对外部的探究转移到对人自身理性的考察，这就是“哥白尼革命”。同时，对人的理性划定了界限。

［**绝对 主观真理 客观真理**］

康德这么一做，黑格尔不干了。黑格尔认为，如果人的理性只能认识到有关事物的表象，那么理性就无法认识事物自身。这不是理性的界限，而是理性的缺陷。黑格尔认为，思维和存在是统一的，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就叫做**绝对**。黑格尔谢林费希特所致力于的，是如何把握这个绝对。

康德说，有3种物自体——上帝、世界、自由。黑格尔说，人的理性如果把握不住这三个东西，那么人的理性就不是绝对了，把握不了世界的本质。这对黑格尔来说难以容忍。

黑格尔批判康德，说康德对理性认识的所有考察，都叫做**主观真理**——“我的理性能不能……”这是主观意识。

黑格尔要追求的，是**客观真理**。《小逻辑》中，黑格尔说，真正的思想不仅是“我们的观念”，而且是“事物本身”，是“对象性东西的本质”。这些概念不是我们主观化的认识，而本身就是事物的本质。

康德对于休谟改变了提问的方式——从“太阳能不能”到“为什么我能看到”。黑格尔认为，这是局限的小我，是主观意识，因此把这个问题倒过来——“太阳为什么让我看到东升西落”“世界为什么向我敞开真理”。

黑格尔的这个话，是说，我的理性能力，不是“我能认识什么”，而是说世界的存在本身就蕴藏真理，一定要让你去认识。

所以，黑格尔对康德的批评就在于，这种思想不是主观意识，而是客观真理。万事万物都蕴藏真理，哲学就是要去把握这种真理。

黑格尔对康德这样穷追不舍，一定要突破理性的界限来把握世界的大全，不是因为黑格尔的狂妄，而是他对现代世界有一个根本的理解——现代世界就是一个主观性的世界，现代的堕落就是因为其到处充满主观的意识。主观性的呈现是现代之为现代的原则，也是现代的败坏。所以黑格尔说，我们要上升到客观意识。

思想的真正客观性——思想不再只是把握我们的认识，还要把握整个世界的客观。

那么，这何以可能？

**4. 思想：客观 能动 实体即主体**

思想不仅是客观的，而且是能动的。这就是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原则。

这里的“实体”，就是康德处的物自体，是上帝、自由、世界。黑格尔认为，必须同时把这些实体认识为主体，不是你在认识上帝，而是上帝让你去认识；不是你在把握世界，而是世界让你去把握。精神具有主体性，是能动的，是活生生的。因此，在这里，黑格尔对康德做出了“致命一击”。

黑格尔说，“理性究竟能把握什么”，这是在理性自我展开中呈现出来的。康德在认识活动之前先“可行性分析”式地作了前期的考察，而黑格尔说，理性的认识能力要在理性的认识过程中去把握。黑格尔对康德作了非常恶毒的评价：康德“在没有下水之前去讨论如何有用”，而“真正的游泳是在水里学会的”，理性的能力要在认识过程中证明自我。那么，如何做？实体即主体！

为什么世界让你去把握？因为这个世界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的本质是自由，自由意味着其活生生、变动不居、充满行动能力。精神是不安分的，一定要把自己外化表现出来，所以世界能够让你去认识——它的精神是活生生的。世界在逐步向你呈现其自我的丰富性、完满性，这种呈现就是你理性的不断深入、概念的不断深化。因此，当理性到达最完满的时候，你也就把握住了世界、把握住了上帝、把握住了自由。

**5. 绝对者的自我运动**

下节课继续。

**总结提要：**1. 德国和英国法国的区别在何处 2. 德国的思想超前与现实滞后 3. 黑格尔的哲学自信与德国古典哲学史的主线（提问方式的转变，从休谟到康德到黑格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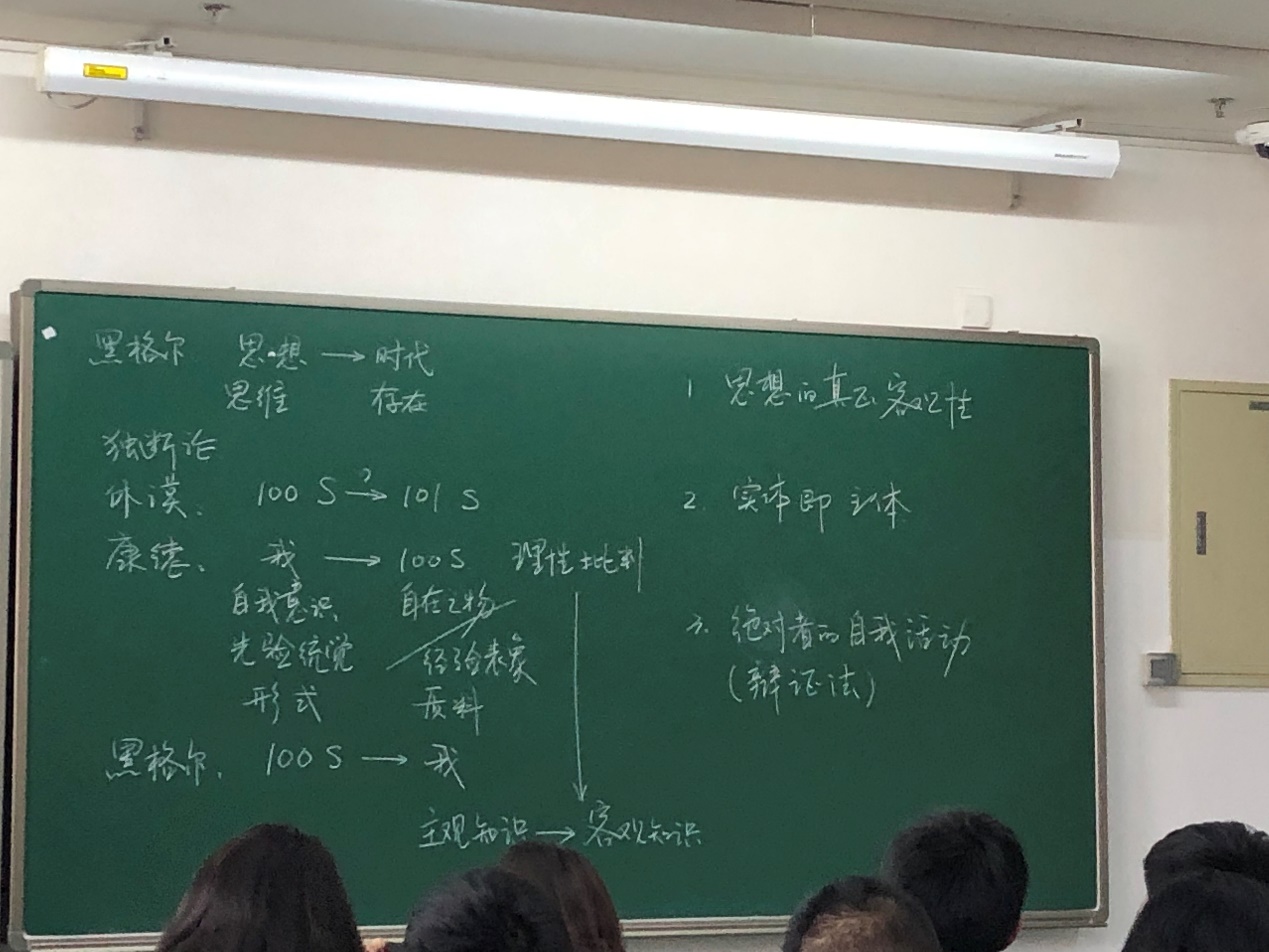
**讨论课：**

1. 马克思眼中的德国现状到底是什么样的？

2. 马克思如何理解“消灭哲学”？

3. 马克思如何理解德国的彻底革命即无产阶级的革命？这时候马克思是如何认识无产阶级的？

**思想世界的哲学革命（二） 2019.3.4**



补充：4. 体系Vs方法

德国古典哲学，考试不考，没必要做笔记。

马克思思想转变的连续剧：在年轻的时候，马克思思想转变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内容非常烧脑。

**［黑格尔的哲学］**

德意志民族在哲学上是处于英国和法国的同时代。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话：“德国不是历史的同时代人，而是哲学的同时代人。”德国的历史哲学和法哲学达到了现代水平。这里的“现代”=“资本主义”=“资产阶级”，马克思对这一“现代”肯定不是无条件承认和肯定的。

德国作为一个哲学的民族，为何在自己现实政治经济社会状况落后英国、法国的时候能在哲学上领先英国、法国？很大程度上这要归功于黑格尔。黑格尔有一种“哲学的自信”——他认为，我能够用思想把握住时代。

黑格尔认为，**哲学就是被思想把握住的时代**。这个定义有两个基本的含义：

1. 哲学的实体性内容是由时代赋予的，呈现出时代气息，呈现出现时代不同于旧时代的一系列新特征。这些东西，黑格尔都敏锐地把握住了。

2. 这个“时代”不是以直观的方式把握，而是必须经过反思，才能称为哲学的内容。思想不是对时代的简单描绘和分析，而是将时代作为反思的对象。

因此，在黑格尔处，“把握时代精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不是单单关心时事政治之类可以做到的。这个“时代”必须成为反思的对象，才能上升到哲学的高度。

思想与时代的关系，其实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我们的思维能否把握住存在、思维和存在究竟是什么关系。

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所讲，“思维是存在派生出来的。”这当然没有错，但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物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思维不过是对存在的反映”，这些都对，但都太简单、太肤浅。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被恩格斯命名为“**近代哲学的根本问题**”。围绕思维与存在（*i.e.* 思想与时代）的关系，贯穿了近代哲学，一直到马克思甚至海德格尔的追问。

黑格尔对这一问题的基本结论是：**思维与存在在本质上是统一的，而且统一在思维中。由思维来把握存在**。

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黑格尔讲到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的重要区别：古代社会是直接面对存在，从存在中抽象出概念、命题、判断的。而现代社会已经是由概念所中介的、由抽象所统治的社会。我们首先迎面而来的是抽象的形式，而非直接的存在[[3]](#footnote-3)。这是黑格尔对于“古代”“现代”区别的重要判断。

问题由此产生：当黑格尔说“思维与存在在思维上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是基于思维的自我活动），他的这个想法是怎么发展出来的？

哲学的魅力在于，不断地改变提问方式，然后改变我们的结论。

一开始出场的是理性主义的**独断论**（德国以沃尔夫为代表）：我看到太阳的100次升起，我就判断太阳是东升西落的。所谓独断论，就是直接地得出命题和规律。

针对这种观点，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休谟提出反对：你能确保太阳第101次还是如此吗？

休谟的意思是说，我们所谓太阳东升西落的规律，是一种因果联系，不是太阳本身运动具有的规律。只不过是我们所看到，通过一次又一次经验的加强与刺激，我们就建立起来这种所谓的因果联系。说得极端一点，就是“条件反射”。这就是经验的连接——经验的图像连接在一起。

因此休谟在这个意义上是否定任何规律、因果联系的存在。

休谟的观点看上去很肤浅，但是对当时在葛底斯堡散步的康德而言构成了巨大的冲击：他说，“休谟让我在独断论的迷雾中清醒过来”。

如果这个世界只是杂多现象不断重复积累，那么整个人类科学知识的大厦将会轰然倒塌。这个康德无法接受。

康德由此改变了提问方式，他说：“我（人）为什么能看到太阳的100次东升西落？”这也就是康德所讲的**理性批判**。他的问题在于，“**我**能不能认识到这一规律”。在这个意义上，康德先不讨论自然界的太阳是不是东升西落，而是先做一个前提性的批判——人有没有认识能力/理性能力把握住它。这个就是对理性能力先行考察、反思，是与独断论不同的地方，也是“独断论”之所以为独断的的原因。

康德在哲学史上实现了“**哥白尼革命**”。

在黑格尔看来，康德的整个理论体系是什么呢？

黑格尔认为，康德所说的“我”，是**自我意识**。太阳的100次东升西落，是外在于自我意识的**自在之物**。前者为**认识主体**，后者为**认识客体**。

我们的理性能力体现为**先验统觉**：把太阳的运动、表现，当成一种材料，来进行理性的加工。就像电脑的中央处理器一样，起到一个**形式**的作用，对**质料**进行整理，从而让杂多的现象变成清晰的规律——把杂多的数据变成一套算法。

在这里，就有2个难题：

1. 为什么基于自我意识（人的理性能力、先验统觉）的一种理性认识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和必然性？[[4]](#footnote-4)

2. 当先验统觉去处理数据的时候，它处理到的其实是**经验表象**，而不是事物自身（不是物自体，不是自在之物）。太阳的东升西落，是其外在表现，而不是对其本质把握。

意即，我的理性只能认识到外在的经验表象，并通过经验表象加工成先验统觉，然后形成客观性、普遍性、必然性的认识。但是，所有理性认识，都只是限于经验表象的范围，不能到达对自在之物——事物本身、存在之物的认识[[5]](#footnote-5)。“**自在之物**”与“**经验表象**”是分离的。

“哥白尼革命”：太阳围着地球转→地球围着太阳转。

**康德的哥白尼革命**：我们的理性（地球）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太阳）的问题[[6]](#footnote-6)→我们所认识的事物是被我们的先验统觉所把握的质料——客观实际的外在表象在多大程度上被我们的理性认识所统摄、加工、处理的问题。

黑格尔对康德不满的地方在于，人的理性只能到达经验表象，而不能把握住自在之物。也就是说，在康德这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被断裂开了。存在的本质性东西是思维理性无法把握的。康德的这种划界，是康德为信仰留出一席之地：世界、自由、上帝，我们是无法直接把握住的。但这也意味着我们所有的理性都是相对的，不能达到绝对的高度。

这对黑格尔来说成为了无法容忍的哲学的缺陷——这意味着，人的理性是有限度的。显然，这和黑格尔“用思维直接捕捉存在”的意图是背道而驰的。

如果按康德理论继续推论，那么理性认识并不是这个世界（以这样方式存在）的唯一依据。也就意味着，理性不能把握住这个世界。也就意味着，人对世界的把握是具有不确定性的。康德看来，这个不确定性很美妙，因为有不确定性所以有信仰。但黑格尔认为，这个不确定性代表整个哲学大厦的无根基。

因此，黑格尔对康德看似滴水不漏的论证，就要想方设法地找出破绽，来重建思维与存在的统一。黑格尔找到的破绽，就在“**我**”这个字上。康德的问题是“我为什么能看到太阳的东升西落”——黑格尔发现康德的所有论证都是基于这样一个自我意识。黑格尔认为，从自我意识出发，获得的知识都是**主观知识**。自我意识的理性，不管这个自我意识者的大脑有多么强大，都是有限度的。他就达不到对无限的把握——一个有限的认识者无法认识无限的东西。

黑格尔发现，从“我”出发，康德的所有结论都顺理成章。那么怎么办？黑格尔说，康德的哲学都是只限于主观知识的高度，没有达到**客观知识**。

所谓客观知识，就涉及黑格尔的第一个决定性命题：**思想的真正客观性**。

**1. 思想的真正客观性**

思想就是自在之物，就是对象化东西的本质。

真正的思想，不仅仅是人的活动，同时也是一种客观性的的存在。

这一个变革就非常深刻——当黑格尔想从主观知识提升到客观知识时，他重新刷新了我们对思想、精神、思维的理解。似乎只要你是人脑中的思想，就必然是主观的。但这在黑格尔看来，是很low的。真正的思想，一定能抵达事物自身，同时是事物的真正存在。这就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地方。

在思想的意义上，黑格尔做了主观和客观的区分。在黑格尔看来，康德基于自我意识的知识形态是比较低级的。

那么，客观知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太阳的问题又被根本地改写了。康德问，“我为什么能看到太阳的100次东升西落？”黑格尔问，“太阳为什么让你看到它的100次东升西落？”——因为太阳的运动已经向你敞开了真理。

换言之，黑格尔的话，意味着并不是“我”在占有真理，而是“真理”在让我发现、让我说话。

“上帝”是什么？黑格尔说，上帝是绝对精神，对上帝的认识是达到了绝对精神，是达到了客观精神。不是“我”苦思冥想上帝是否存在，而是“上帝就是让你去存在的”。

对于康德来说，A是人，B是上帝。

对于黑格尔来说，B的存在是让A去认识的。这就叫“客观知识”。

黑格尔把康德的认识上升到客观的层面。意味着，上帝本身是有内在的规律的，世界本身有内在的理性。世界的理性让人不断去认识，人通过对上帝的认识扩大A的圆圈，以致于和B达到统一，达到认识的完满/大全，完成对整全/无限的把握。人的理性认识无论如何都是有限度的，而人存在的意义就是不断地突破自己的有限性，一步步达到对世界整全无限的把握。这之所以可能，就是因为思想本身作为一种规律蕴含在世界中、蕴含在上帝中，而不是只是人的理性。思想就是上帝的道成肉身。

所以，黑格尔哲学的第一个要点，就是通过思想的真正客观性，对思想进行重定义。这个“思想”不再是局限自我意识内部的主观思想与理性能力，而是整个世界向你敞开的内在真理。这种东西，就叫做“**客观知识**”。到达“整全”的一步，就上升为**绝对精神**。

黑格尔在《小逻辑》中讲了思想客观性的三种态度，康德的态度是第二种。对于这种态度的系统批判，使黑格尔形成了思想真正客观性的认识。

思维与存在在本质上的统一，也就由思想的真正客观性而不言自明了。存在，无非是思维意识到的存在，是客观的知识。

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的这样一个批判，是基于2个原因：

其一，也是黑格尔对现时代的第二个把握[[7]](#footnote-7)：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身依附关系的终结、封建生产关系的摆脱，人类出现了**主体意识、个体的觉醒**。黑格尔说，个体的觉醒是无法避免的，但并非一个好事——个体的觉醒，意味着“主观性”开始复活，整个现代社会是意见构成的社会、没有真理。“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就反映了这一特点。所谓“我的利益”，就是主观性。一切通过“是否符合我的利益”来作为判断标准，不管是非曲直，那么评价的尺度就变得个人化，对于世界的整全把握全部堕落成个人主观意识的发挥，没有普遍性而只有特殊性，这在黑格尔看来就是个体的觉醒带来的堕落——没有从“我”认识到世界的整全——高于特殊性的普遍性。

其二，为何康德仍能认为，基于先验统觉和自我意识的认识为何是具有必然性的？这是康德“先天综合判断”的论证决定的。总而言之，康德认为，基于自我意识的理性能力是有可能形成普遍化、必然性的命题和规律的[[8]](#footnote-8)。这就意味着，康德所谓先天综合判断，在黑格尔看来都不是这个世界的真理，而只是一些**抽象形式**。黑格尔把它们称为**空疏的形式/外部反思**：“用同一种形式把握各种各样的质料”，在黑格尔看来这是空疏、抽象、外部的，因为你没有深入质料本身，而只是把形式加诸与之无联系的质料之上[[9]](#footnote-9)。黑格尔讲过，虽然西班牙和法国在文化传统上很接近，但“拿破仑在法国建立起共和制，把共和制引入西班牙，却给西班牙带来了空前的灾难”。这是形式对质料的强迫。黑格尔认为，没有一种超质料的纯粹抽象形式。因此，要求“真正的客观性”：把思想从抽象形式、空疏意见、外部反思中解放出来，真正地进入存在。

黑格尔有这个努力，至于他是否真正把握住存在，这是另一件事[[10]](#footnote-10)。至少主观上黑格尔承认思想是要把握住存在的。

在这一点上，黑格尔的哲学是非常“强悍”的。他的哲学不是纯粹思辨的哲学，而是百科全书。连“人的头盖骨是怎么生成的”都以自然哲学的方式容纳进他的理论。政治、宗教、历史、法……黑格尔都要把这些东西在他的哲学中安排得井井有条[[11]](#footnote-11)。恩格斯表扬黑格尔的哲学“以巨大的历史感作为基础”——对于现代社会，黑格尔有很多深刻的洞见。至于这些洞见，马克思是否同意、是否认为更加深刻，是另一回事情。

**2. 实体即主体**

当黑格尔认为思想不只是我们的思想，而同时是存在本身，思维和存在是统一的时候，我们要问“凭什么？”

这就涉及“实体即主体”的观点。这句话，代表整个黑格尔哲学的理念与方法，像推土机一样推倒并重建了一切。

所谓实体即主体，《精神现象学》有这样的描述：“我们不仅要把真**相**（*idea*/*eidos*[[12]](#footnote-12)）理解为主体，还要将其理解为实体。”

这个地方就有革命性的意义。所谓“实体”，就是康德的**物自身/自在之物**（在黑格尔那里，叫做绝对精神；康德看来，是世界、自由、上帝）。在康德处，这一实体是**静止**的状态。而黑格尔说，我们不仅要将其理解为实体，还要将其理解为主体，将其**动**起来。上帝/世界/自由，不是躺在那里静悄悄地等待你去发现，而是本身就有**活动**能力让你去认识的。这就叫客观知识。

黑格尔说，世界能让你认识，是因为世界本身就是在动的。这种实体性的东西，就是**绝对者**。这个绝对者，是在进行**自我活动**的。

**3. 绝对者的自我活动（辩证法）**

黑格尔对康德的这样一个改写、革命，是把康德处作为静止的事物自身、存在、认识对象命名为绝对者，将绝对者动起来，成为主体。

为何绝对者能够成为主体？——人的自由、理性、精神、概念、思想这些东西是不安分的。思想的本性，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自由。所谓自由，就是**能动**（和**受动**对应）。这个世界是自己运动，让你来认识、走近它的。

这个实体具有能动性，绝对者开始自我活动，表现出**辩证法**。

黑格尔在这里画了一个惊人的圆圈：黑格尔有一个关于**哲学开端**的问题。我们知道，任何的学科知识体系，都是有起点的（例如，物理学的起点一定是物理世界的存在）。黑格尔认为，哲学的起点，不能是他物，只能是哲学自身。

Sein/存在 → Dasein/定在 → …… SEIN/大全

规定

规定即否定

纯粹思维 绝对精神

整全原来是空无一物的，一开始的东西叫做**存在/Sein**，就是**无**。抛开一切语言的规定和命名，我们只能问“何物存在”。真正的存在，是抽象、空疏的，是说不出来的，因为它已经超越了语言。

然后无中生有：人不是一个哑巴，于是用语言对其规定与明明，发现这个是**存在**——一旦赋予概念，也就给予其**规定**。从语言界限之外不可把我的东西变成了语言可以把握的东西，赋予规定也就是赋予了限度，就变成了一个有限的存在——**定在/Dasein**，翻译成日常语言就是“这一个”。

在这里，黑格尔用了一个斯宾诺莎的经典命题：**规定即否定**。当你说“这一个”，就意味着“不是那一个”。有“这一个”，就必然有“那一个”。不断通过这种发展，就变成了一个“**大全**”：大写的**存在**，无所不包，什么都在。通过绝对者的自我运动到达绝对精神。

规定即否定，就是辩证法。

这就意味着，“精神”从一开始的**纯粹思维**，发展到了**绝对精神**。这两个，是一个东西，但不是一个东西。起点就是终点，但内涵完全不同。从抽象的空无一物的虚空，到无所不包的完满，它成为了现实。

黑格尔说，这样的一种辩证法，其本性来自于精神的不安分——任何思想，都要克服自己纯粹的抽象性。对于纯粹抽象**自我否定**就是扬弃。因此，黑格尔的辩证法就是一种否定辩证法。它论证了如何从纯粹思维变成一个包含上帝、自由、世界的绝对精神——并不是抽象的，而是现实的。思维所变成存在，就是通过否定性辩证法——思维的自我运动来完成的。

这是一个精彩的论证。

**4. 体系 vs 方法**

但是，恩格斯说：“黑格尔的哲学有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他的体系和方法是矛盾的。”

体系是要求一个完满的圆圈，但方法是不断辩证法自我否定，突破所有圆圈。辩证法的方法是反体系的，但黑格尔通过否定性的原则构建了一个大圆圈。否定性辩证法意味着思维的终结——绝对精神是完满的，人已经能够把握世界、把握上帝了，就不需要辩证法了——这时候，辩证法的否定性被抛弃了、运动的过程被终结了。

站在体系的立场上，运动的过程被终结了。但是，站在方法的立场上，这个体系永远都不可能闭合。因此，恩格斯发现，黑格尔的哲学，存在体系和方法的矛盾。

**总结**：黑格尔的哲学有两个最大的特点：

1. 重新界定了什么是思想——我没有占有真理，而是真理让我去说、让我去发现。真理并未垄断在我的理性之内。

但是，黑格尔所说的客观知识，是否**真的**是客观知识？当黑格尔把人类社会从古到今的发展——市民社会、政治经济学、社会学都妥帖安排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中的时候，他是否真的把握住现代社会的结构、把握住人类的历史？

所以马克思后来发现，黑格尔所说的思想真正客观性，还没有达到真正客观性的高度。

2. 体系和方法的矛盾：恩格斯说，这个矛盾迟早有一天会“炸开”黑格尔的体系。

**［黑格尔哲学的解体］**

按照黑格尔所说，思维存在是统一的，上帝这一个绝对者是自我运动的。黑格尔所说，他的哲学最重要的任务，是让理性和现实和解[[13]](#footnote-13)。最重要的，是调和两个东西：

一个叫做**信仰**，一个叫做**理性**。

信仰对应**宗教**/**神学**，理性对应**哲学**。

按照黑格尔的体系，信仰和理性是完全能够达到完满的。达到完满的阶段，就是人的理性思想发展提升到绝对精神的高度——那时候，理性和信仰就是同一个东西了。因此黑格尔说，“哲学和宗教完全就是同一个东西——在最后一个阶段”。

黑格尔在这里表达的观念，可以总结为：必须被理解了的（经由理性的）信仰，才是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仰一定要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

黑格尔意图让信仰和理性调和：

1. **上帝之所以值得被信仰，在于上帝本身是理性所把握的对象；**

2. **只有当理性到达上帝的层面，理性才能达到完美。**

**1. 黑格尔哲学的第一次解体**

从这里开始黑格尔的哲学就解体了：当时的“神圣罗马同盟”（德意志）是一个基督教世界，有**保守派（即正统派）**和**自由派（青年黑格尔派）**。

自由派认为，当黑格尔说“信仰和理性可以调和”的时候，他把哲学变成了一种神学。因此费尔巴哈批评黑格尔在“进行神学的复辟”：“你居然说普鲁士的政教合一体制是理性可以达到的，这是政治的反动、神学的复辟。”因此，自由派主张让理性踏碎一切。

保守派认为，信仰是属神的，理性是属人的，属人的怎么把握属神的？所以当时保守派认为哲学低于宗教、理性低于信仰。

尼采说“上帝已死”，是因为在黑格尔这里，理性可以把握信仰的高度，人人都可为上帝，所以上帝就死了。

克尔凯郭尔（即祁克果）说，真正的信仰，就是永远认识到人之不可能成为上帝。也就是说，人和上帝之间永远有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因为有这一道鸿沟，人才要信仰上帝。这就是祁克果对黑格尔的一个反转。

保守派和自由派都有道理。但是，放在德国当时的现实来看，谁是反动的谁是进步的一目了然。马克思毫无疑问肯定属于自由派。《法哲学批判导言》上来就谈宗教问题，因为对当时的德国而言，宗教问题就是政治问题，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

**2. 黑格尔派的第二次解体**

1835年大卫·施特劳斯写作《耶稣传》[[14]](#footnote-14)：“童话里都是骗人的，福音书都是虚构的。”所谓上帝信仰、上帝的神迹，都经不起理性原则的检验[[15]](#footnote-15)。

这一点，布鲁诺·鲍威尔也同意。但是，关于上帝的这些神话、耶稣的这些神迹是怎么编出来的，这两个人产生了分歧。

大卫·施特劳斯认为，这是“人民群众愚昧无知的集体产物”，是以讹传讹口耳相传的集体创作、岁月积淀、错误积累。

鲍威尔则认为，福音书的神话都是当时的人“别有用心编出来的”。

一个是集体无意识创作，一个是别有用心。围绕福音书是怎么做假的，两人互掐，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就变成2派：

**实体派（大卫·施特劳斯）** *vs* **自我意识（布鲁诺·鲍威尔）**

实体派，是有类的概念。基督教的团体在早年间是受迫害的，是穷苦人组成的。（*ref*. 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发展》，与现代工人运动作了一个比附，认为现代的工人运动应当借鉴基督教早年传播的方式来发展壮大自身）施特劳斯认为，虽然福音书是编的，不符合理性原则，但是因为是人民群众的心声、集体无意识的创作，但反映了人们摆脱苦难的实体性创作。

但布鲁诺·鲍威尔坚称福音书就只是自我意识的产物——然后，用自我意识去对抗自我意识。用正确的自我意识去代替它。所以，鲍威尔的革命方案就是理性的启蒙——让每一个个体都认识到自己自由精神的自足，不要盲目地跟随。

在当时的情况下，鲍威尔的观点是否有其道理？是有的。因为在这时，实体和自我意识的含义发生了变化。落实在当时德意志的现状中，实体意味着愚昧、落后、密不透风的宗教独裁和封建专制，意味基督教普鲁士专制的强大联盟。而自我意识变成了突破基督教日耳曼世界的思想闪电，具有激进民主的积极和进步意义。

马克思一开始是跟着鲍威尔走的，一开始他也是青年黑格尔派，博士论文的整个历史基础是鲍威尔的历史哲学。他借普罗米修斯之口，说出了“我憎恶一切的神”，要求恢复人的自我意识，去对抗宗教的专制。

但是，马克思很快就和鲍威尔所在的自由人团体决裂了。这一决裂产生于《莱茵报》时期。他开始意识到鲍威尔的自我意识者学之问题所在。

什么事情触发了马克思对鲍威尔的不满？

*ref.* 马克思《评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16]](#footnote-16)。抨击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我们今天非常能够理解这种批评。

在马克思看来，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的荒谬之处是“它竟然用检察官的自我意识去审查公开出版物该不该出版”——检查的标准是检察官的自我意识。检察官把他的自我意识、私人意见上升为一种公共的意识。

从这里开始，马克思就发觉自我意识的不对劲了——不是每一种自我意识都有道理。如果一味地停留于自我意识，就会陷入相对主义。每个人的自我意识不同，经由自我意识看出的东西就不同。如果都承认合理，那么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是非对错高低尺度价值，就变成了虚无主义——这是自我意识哲学的巨大问题。

于是马克思认识到了：

1. 自我意识的**缺陷**，在于它仅仅停留在**抽象个别性**和**纯粹主观性**。“你普鲁士新闻检察官凭什么不让我出版？无非是你个人意见变成了行政命令。”（这里马克思呼唤思想客观性，像不像黑格尔？）

这里，马克思说，思想的真正客观性，在于其人民性。这句话，似乎是政治话语。其真正含义是说，思想的真正客观性，要是公共理性的，应当经得起公共领域的推敲，应当被广泛讨论，有一定的共识。意见在个体身上的时候永远只是意见，而只有拿到雅典的广场上广泛地被讨论、辩难、对话的时候才能变成公共性的，才有可能上升为真理和知识。思想的真正客观性，在于其人民性，其实质含义在于其**公共性**。

2. 自我意识的**实质**。鲍威尔等人所呼唤的自我意识，归根结底的政治指向无非是个体主义、个体觉醒、自由平等。“自我意识”这个东西，在法国大革命那里，就是**平等**——这是用法国的政治语言来翻译德国的哲学概念。在英国，叫**交换**（利益的交换），因为英国是纯粹市场经济建立的国家，“早就没有形而上学的幻想了”[[17]](#footnote-17)。

倒过来推，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英国人那里实实在在的利益、社会问题，在法国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在德国就变成了一个哲学思辨问题——再轰轰烈烈都没有触及现实普鲁士专制制度，没有用。

英法德发展趋势的不同，导致问题和解决方案的不同。“重要的问题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看到了自我意识的实质。

3. 接下来，马克思就要求哲学的**终结**——不要再抽象讨论哲学上的自我意识问题。“少唱高调，少发不切实际的言论。多做具体研究，多了解具体现实。”为何要讨论现实问题——因为，像布鲁诺·鲍威尔这些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自我意识概念和当时德国现实、世界历史发展现实之间真正的联系是什么，他脱离开了现实经济社会的基础，来讨论自己抽象的哲学。

所以很快马克思就不再讨论和批判宗教问题了——因为你批判宗教的时候，在用一种理念批判另一种理念，用一种空想批判另一种空想。“宗教本身没有内容，宗教来源于现实社会。因为世界不完满，所以群众有期待，上帝要降临。”宗教的基础是世俗社会的缺陷。所以对宗教的批判不是像大卫·施特劳斯那样写一本《耶稣传》——群众还是生活在苦难中，需要精神的寄托。只有当某一天群众不需要精神的寄托，宗教才能瓦解。

所以，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不是宗教神学意义的批判，而是宗教社会学意义的批判。

所以“宗教批判已经可以结束了”。但是宗教批判是一切批判的前提——没有宗教批判，就没有政治哲学批判、法哲学国家哲学批判、市民社会批判、现代社会批判。所以，要走出书斋，到现实社会中去。

所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卷I的序言中，马克思说：“青年黑格尔派不同的人只是抓住了黑格尔哲学的不同概念。斯特劳斯抓住了实体，鲍威尔抓住了自我意识，……所有的人都想要通过黑格尔的某个概念来瓦解黑格尔哲学体系。但没有一个人不站在黑格尔的地基上。”

没有一个人在清理黑格尔的地基，没有一个人在重建哲学的大厦。

所以，马克思迈出了哲学上决定性的一步——“走出哲学词语的密林，到思想的外部反观思想。”这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所做的。

按照这样的理论，马克思不能满足于黑格尔哲学的解体，而是对黑格尔的思辨性地基进行清理。这就涉及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态度转变的过程和原因。

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已经意识到布鲁诺的自我意识哲学有点问题。这个时候，他反对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但没有反对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原则。但很快他就发现撑不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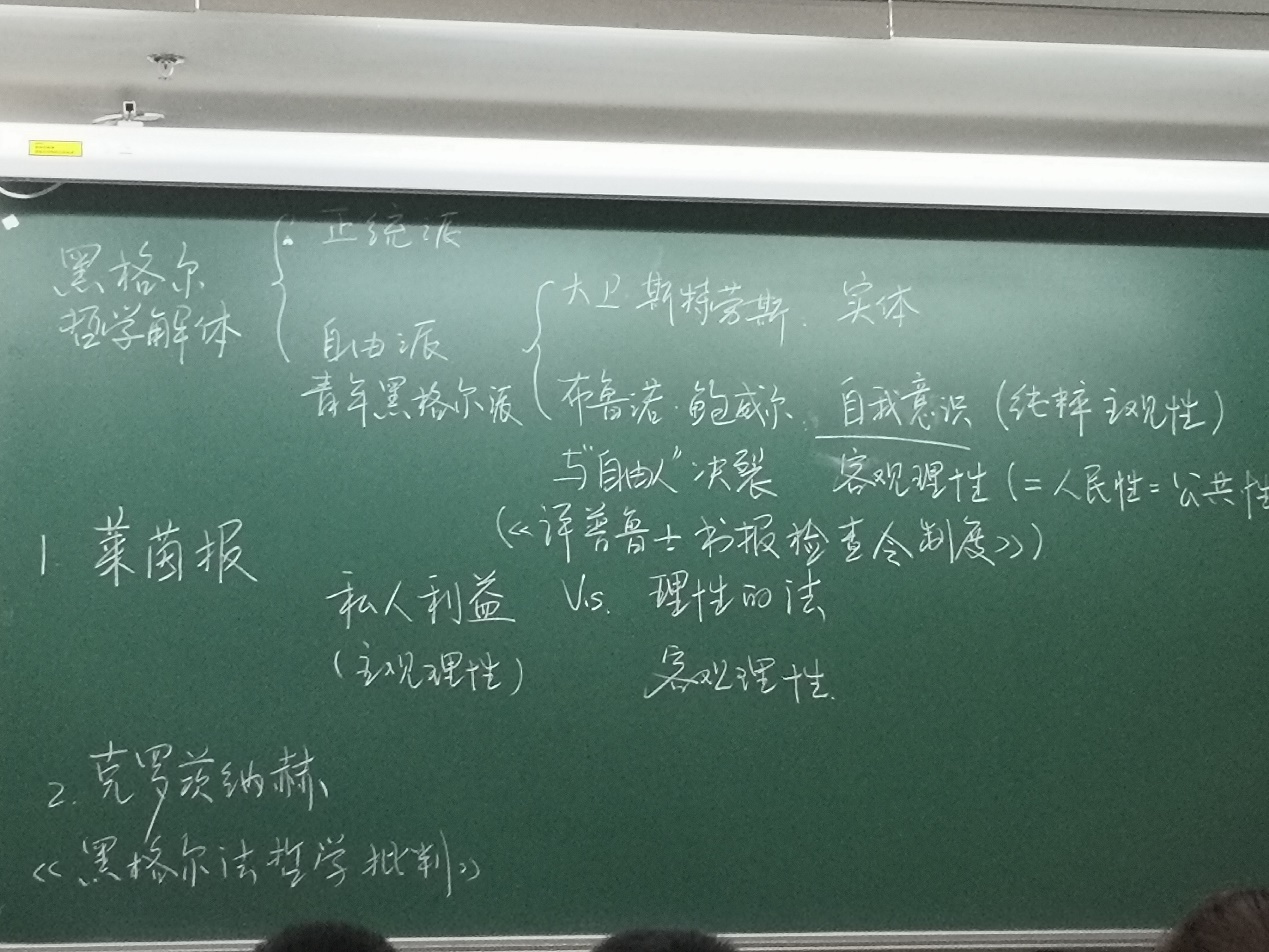
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不满，是因为黑格尔的哲学在当时社会的弊端。尤其是物质利益的问题——马克思发现，物质利益和黑格尔所讲的理性是尖锐对立的。这在当时《林木盗窃法法案》中体现得非常充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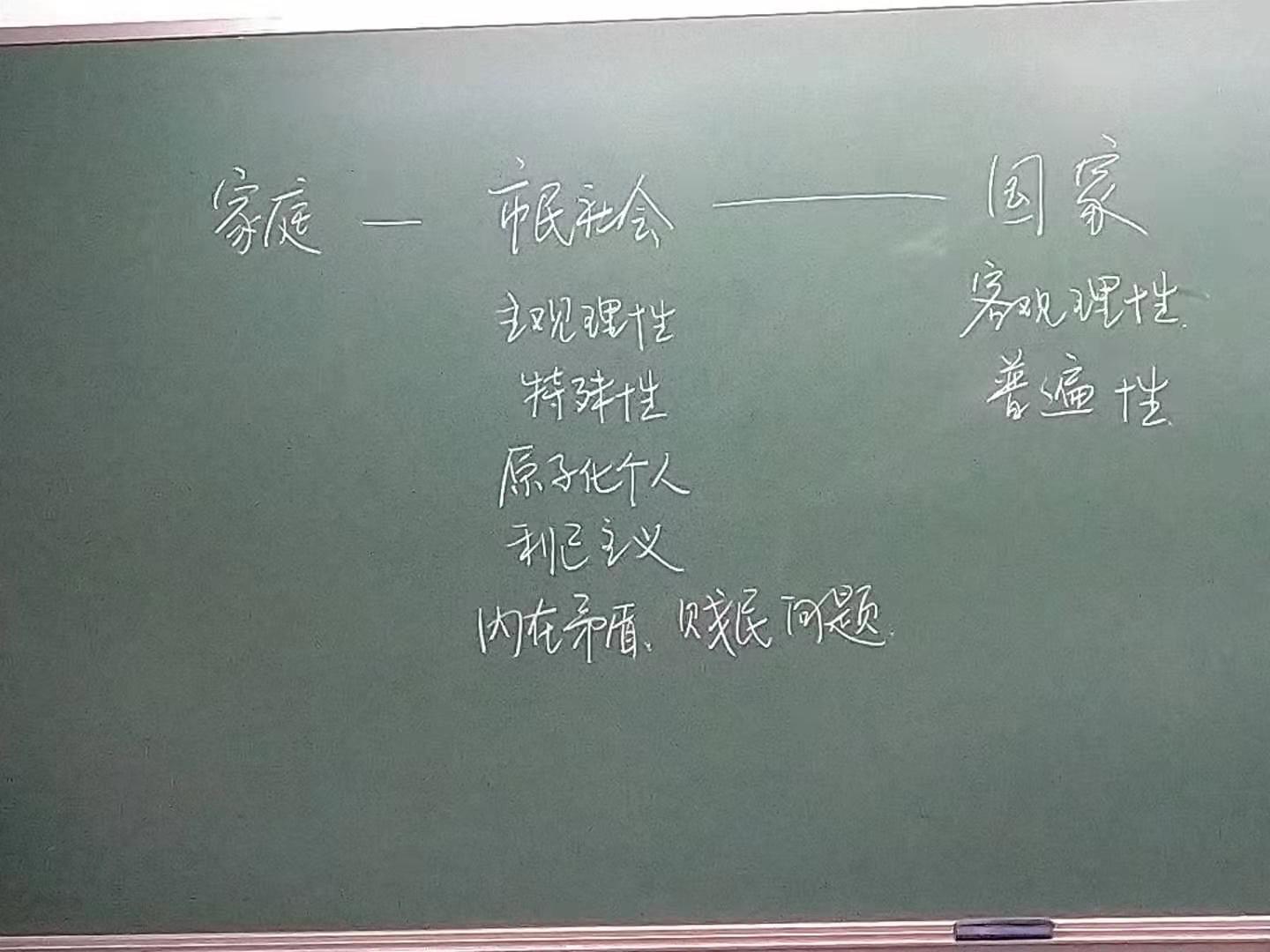
《林木盗窃法法案》：德国一些无以为生的穷人进入庄园主的林地捡拾掉落在地上的枯枝，被庄园主驱赶。庄园主认为，地上的枯枝是他的私有财产。而穷人认为，你拥有的所有权是林木的所有权，但枯枝不再属于你。

这就出现了法学上的辩论。《青年马克思》电影的开头，就在讲这件事情。

那么为何这件事情对马克思的思想震动这么大，以致于他不再相信理性？

**思想世界的哲学革命（三） 2019.3.11**





**［上节提要］**

黑格尔的哲学有三个要点：

1. 思想的真正客观性；
2. 实体即主体；
3. 绝对者的自我运动。

其目的是信仰和理性的和解，现实和理念的和解。宗教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这样的语境下，加上普鲁士政教合一的现实，使得黑格尔的哲学产生了决定性的解体。

黑格尔哲学的第一次解体：正统派/自由派。

青年黑格尔派从自由派中产生。

黑格尔哲学的第二次解体：大卫·斯特劳斯（实体原则）与布鲁诺·鲍威尔（自我意识）关于“福音书”的争论和哲学原则的对立。

马克思在《评普鲁士书报检查令制度》中意识到自我意识的局限性，即自我意识的纯粹主观性：衡量书报是否合法取决于检察官的自我意识。这就是相对主义的困境。

马克思追求和自我意识相对的客观理性——真正的理性，也就是人民性、公共性。不是检察官的自我意识，也不是某一个人的自我意识。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很快和“自由人”团体决裂。决裂之后，马克思虽然不再认同自我意识，但保留了对客观理性的追求。

但很快，马克思发现，这样的客观理性也不靠谱。

**［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三次批判：第一次 莱茵报时期］**

第一次批判，是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说，“我在莱茵报时期面对了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题。”他参与了关于林木法案的讨论等一系列社会事件。这些事件对当时的德意志不是特别重要，但对马克思个人的世界观特别有震撼。震撼在于，马克思遇到了**私人利益和理性法**之间的**尖锐冲突**。

马克思为什么觉得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是一个难题？今天的人看来，一点都不难——所有的法律、公正，为私人利益服务，都是幌子。那么马克思为什么觉得这个是难题？不是因为马克思不明白私人利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是私人利益的问题使得马克思原先对于客观理性的信仰，这种世界观倒塌了。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发现，私人利益和理性法不一致，且理性的法根本无法约束私人利益，相反，成为了私人利益的护身符。

马克思在大学里学习的是法学。那时，他相信法律是社会利益的调节者，代表客观、普遍的理性，相信理性的法是高于私人利益的。用黑格尔的话来说，私人利益，在哲学上就是**主观理性**。利益是实实在在的，每个人出于自身的利益来作出某种行为，换句话说，每个人的行为都依据于其利益的功利主义，当然是一种理性。我从我自己的利益出发，觉得这样做才能实现我的利益最大化——以利益为基础的考虑当然是一个理性，只不过这种理性按现在的角度来说比较低级。

但是，这种理性是主观的——以个体的利益为出发点的理性只看到自己的利益，没有看到整个共同体的普遍利益。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法案》中写了非常犀利的话：“从利益出发，是用自己的鸡眼作为评价别人的标准。”——我所有思考的最终根据，是我的一己私利。在这一点上，这是主观的。

因此，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马克思，把这种从私人利益出发考虑的思维方式叫做“**下流的唯物主义**”。

我们都知道，唯物主义在马克思哲学中应该是一个褒义词。但是，要知道，在年轻的时候，马克思也是鄙视唯物主义的。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所讲的这种“下流的唯物主义”，是符合所谓唯物主义当时在德意志的语境的。所以，那时候马克思对唯物主义的评价没有像后来那么高。通过“下流的唯物主义”这个评价，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当时站在的立场是“用理性的法约束私人利益”，因此他鄙视私人利益。

这就是私人利益和理性的法在主客观理性上的冲突。按照马克思的理念，法律就是用来调节各种私人利益，由此形成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但是，在现实中，私人利益是占上风的。因此马克思说：“凡是在法曾给私人利益制定法的地方，它都让私人利益给法制定法律。”法律是用来调节私人利益的，结果私人利益却利用了法律。在无情的、坚硬的私人利益看来，理性的法根本就不存在。对于马克思，这就意味着理性的法、理性的国家，这种客观理性的世界观宣告破产。这就是当时莱茵报时期整个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题对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和世界观带来的震动。

这个震动，让马克思意识到，黑格尔所说的客观理性的真实有效性是有问题的。

进一步来说，对于黑格尔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在黑格尔的哲学立场上，会不会遭遇到物质利益的难题？在鲍威尔的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立场上会不会遭遇到物质利益的难题？

——不会。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只关心头脑风暴、思想启蒙，对于物质利益的问题，他认为是庸俗的，是视而不见的。此外，自我意识落实到现实当中不就是私人利益吗？在庸俗的英国人眼睛里看来的话，自我意识就是“清楚明白看到你的利益所在”。所以，对于鲍威尔来说，他不会遇到面向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题，这对他不是难题。

对于黑格尔这种持有客观理性立场的哲学家来说，他也认为这不构成难题。因为，他觉得主观理性的私人利益对于客观理性的违背，只不过是客观理性辩证法的必要环节，显示出理念和他物的差异，最终会显现出理念在自身存在上的统一。这种分离是为了更好的统一。

更重要的是，黑格尔把现实利益换成了主观理性这一哲学概念。根据黑格尔的哲学信仰，客观理性一定高于主观理性，能把主观理性**扬弃**掉。这是由理性的进步所决定的。

唯独对马克思构成难题。马克思哲学的精神是“只求领会街头巷尾遇到的日常事物”。私人利益使得客观理性的法并不存在，或者让这种理性的法颜面尽失。

要注意：这时候，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客观理性哲学的立场产生了动摇。

这种动摇，不是黑格尔哲学的内在（他的论证）出现了问题，而是黑格尔的哲学放到现实当中去无效了。我们批评一个哲学家，只能**内在批评**，不能**外在批评**（不能说“你这个哲学在现实中怎么怎么样了”）。例如，对于海德格尔，我们不能用“他曾经和纳粹合作”，就讲“海德格尔的哲学毫无价值”。今天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批评哲学家的。

为什么说外在的批评毫无道理？[[18]](#footnote-18)——哲学家也是人。我们不能说因为这个哲学家也会偷情、也会有私生子，就说他毫无伟大之处。我们今天批评伟大人物，经常如此。

对于马克思来说，不能因为私人利益凌驾于理性的法，就认为黑格尔所谓的客观理性、理性国家不复存在。这是一种外部的批评。这样我们还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正是因为私人利益有侵略，所以我们要更加捍卫理性的法。”这也说得通。因此，这是黑格尔哲学的外围批判，还没有触及实质。不能因为现实与哲学的不符，就宣判黑格尔哲学的无效。

**［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三次批判：第二次 克罗茨纳赫时期］**

这一时期，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这时候之所以阅读和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是因为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认为法、国家是客观理性，是超越私人利益的主观理性的。私人利益的战场、主观理性丛生的场所，就叫**市民社会**。

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讲述了人类社会政治组织怎么从家庭到市民社会，如何在市民社会的基础上产生国家。这是一个三部曲。

从家庭到市民社会，略。

从市民社会到国家：“市民社会”，说白了，就是今天的市场经济。苏格兰启蒙哲学对于市民社会非常推崇，它把这种civil society称为“文明社会”。黑格尔把它进一步规定为市民社会，因为在这个社会当中，起到决定性身份的是**市民**。所谓市民，就是“看重个人利益高于一切”的人。这种市民，不是国家的**公民**，不带有普遍性。

黑格尔把这种社会称为市民社会，也就是市场经济/利益社会。

这个社会中，充满利益原则的**主观理性**，只看到了私利的**特殊性**。在这一社会中，所有的人是以**原子化个人**的形式存在的——我就是我，我的所有权/财产/自由/权利/一切是高于一切的。其原则是**利己主义**的。

市民社会最为发达的国家，在当时是英国。黑格尔看到这种市民社会存在的问题——大家都是从利益出发，这种市民社会根本不是文明社会，不是福克森、斯密、洛克所讲摆脱了自然状态的文明社会，而是自然状态的一次重生。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信奉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因此，在这种丛林法则的支配下，一定会产生社会不公平、不公正，产生市民社会内部分裂的问题。

这个内部分裂中，就会产生一个叫做**贱民**的群体。马克思说无产阶级是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无产阶级是市民社会的产物，但是在市民社会中一无所有。

马克思所讲的，还是无产阶级在社会经济利益财富保障上的一无所有。黑格尔所说的，不仅在这一层面，还说他们是被剥夺了尊严——穷人是经济问题，但贱民是尊严问题。黑格尔认为，贱民的存在，就是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而且，贱民在市民社会的内部是无法消化的，只能不断再生产出来。永远被排斥在历史进程之外，在底层社会沉沦。没有尊严、没有受教育的可能性——意即，没有向上流动转换社会身份的资格。毕竟，人类社会上，大部分阶级社会想要突破阶级壁垒的方式只有教育[[19]](#footnote-19)。

贱民被排除在市民社会之外。这是市民社会的矛盾。这样一种矛盾的（必然）存在，让黑格尔意识到，英国的这种市民社会是有问题的，不是人类的理想，也不是人类的唯一归宿。因此，黑格尔要反思市民社会。要**扬弃**市民社会，就要进入国家：让每个人摆脱自己的特殊性，上升到普遍性。

黑格尔说，人类社会为什么能从市民社会前进到国家，不是因为我们对贱民的同情，而是由市民社会的本性所决定的：从表面上看，这样的市民社会充斥特殊性、原子化个人、利己主义原则，好像四分五裂，但市民社会中的人还有一种**普遍联系**：**交换**。所有人靠市场的机制联系在一起。这个联系，在英国人处，就叫**商品交换**，亚当·斯密称为**看不见的手**：每个人为自己利益服务的时候，通过市场的交换无意间满足别人的利益和需要。因此，黑格尔把这样一种联系称为**需要的体系**。这个需要的体系，在马克思处，就叫**物的依赖性**。自然经济的社会，是自给自足的，但现代社会必须建立在普遍交往的基础上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曼德尔所说的“蜜蜂的寓言”。这样一种联系，就是扬弃特殊性的关键所在。

因此，黑格尔说，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孤岛，是依靠大海（市场经济的交换浪潮）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这种联系的特点在于，它是**自发性**、**无意识**的。每个人只看到了自己的利益，没有看到自己和别人的依存关系。因此，这个手是看不见的手。黑格尔要求，把这种自发性、无意识的联系变成一个**自觉的联系**——把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变成看得见。让人们意识到人与人之间是互相联系的，人不能仅靠一己私利活着。

那么，谁来让人看见这个？——国家。国家的意义，就是把市民社会中自发、隐秘的**需要的体系**上升到一种普遍联系，一种自觉的联系。这样，人就可以进入国家共同体、进入客观理性。

因此，从这个意义看来，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不是对立的，中间有一座桥梁，就是普遍联系。只是在市民社会中这没有被意识到，在国家中这被意识到了。这也是黑格尔认为有信心从市民社会发展到国家的原因。在这一点上，黑格尔哲学是很深刻的。

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中所存在的矛盾（利益冲突、阶级分化）都是**现象的矛盾**——它**不是本质的矛盾**。它们都可以靠国家来调和。

这绝对不能为马克思所接受：经过私人利益的洗礼，马克思已经知道了：私人利益和理性的法之间的冲突根本不是现象的，而是本质的、无法调和、无法取消的矛盾，它必然要贯彻到底，使得整个社会发生暴力。它是无法用国家来调节的。国家从表面上来看是平衡各个阶级的利益，但最终都会像理性的法一样沦为私人利益的猎物。

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对于国家的政权，从内心深处是不信任的。他认为，市民社会的矛盾是本质性的矛盾。

这是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第一个批判。

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第二个批判：

如何让市民社会中的人自觉地认识到“联系”所在？黑格尔认为，因为市民社会会发展出人的等级，发展出官僚、警察、行业工会。这样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能够靠官僚体系让人“看得见”。因此，黑格尔对官僚是赞成的，对国家的力量是肯定的。

但马克思突然发现，黑格尔所讲的官僚、国家，落实到现实中，不就是普鲁士行政权主导社会一切的社会体制吗？这样的体制，甚至都不如英国。因此，马克思在这个地方，发现了黑格尔哲学的一个很大的悲剧。

**时代错乱**。

封建社会的革命实现了市民社会，建立现代国家。黑格尔看到了市民社会高于封建制度的一点，看到了英国的问题，反思了英国的问题，以为自己能进到国家，结果马克思一看，这个国家在现实中就变成了普鲁士的专制制度。对英国的反思结果变成了对英国的落后。黑格尔在马克思看来就变成了保守主义的哲学。

打一个比方：普鲁士是瘦子，英国是胖子。胖子很不健康，被黑格尔看到了，因此说“要减肥”。在普鲁士，这就让人营养不良。

这是马克思对当时德意志哲学不信任态度的原因：你自以为在头脑上超越了英法，但导致了德国的落后。哲学的反思导致了现实的倒退。黑格尔想得很好，但落实到德国现实政治中，就是普鲁士的官僚体系。

因此马克思说，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看到了英国市民社会的问题。它“唯一地达到了现时代的水准”。但，对哲学的反思却导致了现实中的倒退。

1. 认为市民社会本身的矛盾是本质性矛盾，无法通过国家解决。**（市民社会批判）**
2. 这样一个政治国家联系普鲁士现实滞后变得非常反动。**（国家批判）**

除了这两个批判之外，还有第三点批判：

1. 从市民社会上升到国家的路线是不能成立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之批判）**

为什么这条路线是不靠谱的？

黑格尔用哲学的方式论证，认为市民社会中已经有了普遍联系，但这种普遍联系没有被意识到，处于一个**自在**的状态。国家，则把这种普遍联系变成一个**自在自为**的状态。这个意义上来讲，市民社会是有缺陷的社会，缺陷不在于贱民问题的内在矛盾，而是在于没有认识到需要的联系的普遍性。当它一旦认识到这种需要的联系的自在，它就可以自觉自为。

这就预设市民社会是一个懵懂无知的状态，国家是市民社会内在的必然性，是使市民社会清醒的东西。按照理性的必然的内在进程，它让市民社会不再是一个有缺陷的存在。国家是市民社会进一步发展完善的目标，因此国家在这个方面成为了市民社会的**目的因**。国家所蕴含的客观理性，在这个过程中扮演**动力因**——从主观意识的个别状态上升到客观状态的理性进路推动国家的形成。市民社会是为国家作准备的质料，其内在经济利益联系是自发的。现在，通过国家制度，可以让它变成自觉的，上升到理性客观的法的高度，调节市民社会的利益关系。从这一点来讲，国家构成了市民社会完成的形式，是市民社会的**形式因**。因此，国家**决定**了市民社会。

然而，这一切，对马克思来说，都是彻头彻尾的幻想。因为，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的物质利益是不会随着普遍联系的存在而宣告烟消云散。即使每一个人都意识到了自己处于这样一种物质依赖关系当中，它并不意味着，他一旦认识到这种物质依赖关系就能变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雷锋。

马克思认为，现代政治国家的原则，其实都是根据市民社会来确立的。现代政治国家的原则，就是个体意识的觉醒、个体自由与平等。但是这种个体的自由、法权上的平等也好，这一切，都是在市民社会的利益原则上建构起来。因此政治国家的出现并未消解市民社会的特殊性，反而让这种特殊性上升到政治领域。

所以马克思认为，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国家只是市民社会的产物，是市民社会原则贯彻的表现。

那么，马克思又问了一个问题：黑格尔为什么、凭什么明明看到了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却轻而易举地把这种内在矛盾当成现象矛盾而非本质矛盾来加以慎重对待？

——因为黑格尔相信理性的进步。

那么，为什么这种德国的国家哲学是相对于英国的严重倒退，而不是对英国的超越？

——因为黑格尔的反思仅仅是哲学的反思，而没有在现实中考虑市民社会如何一步步发展完善成更好的社会。他轻而易举用一套主客观理性的辩证法就在头脑中解决了，但这只是一思想的解决，而不是现实的解决。现实的解决，在马克思看来，就是贯彻、推演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让市民社会真正解体。这是**无产阶级**所负责的——无产阶级才是真正认识到“普遍性”之原则的。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可以建立无阶级的社会，它把市民社会的矛盾贯彻撕裂，彻底得到解决。

“无产阶级一无所有。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拥有的是整个世界。”

马克思认为，对市民社会的解决，应该遵循这样一个思路，用彻底的社会革命来解决，而不是用国家出场来解决。

黑格尔所有论证的基础，都是主观理性上升到客观理性的必然性——从自发到自在自为状态的必然性。因此，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是**双重批判**——第一个批判是**政治批判**，第二个是**哲学批判**。

从政治批判出发，再回过头去看思维方式是否有缺陷。对于黑格尔这种思维方式的缺陷，马克思把它叫做**逻辑泛神论的神秘主义**。这落实到了对黑格尔哲学本身的批判：黑格尔政治观点的错误源于黑格尔哲学的缺陷，而黑格尔哲学的缺陷就在于对因果关系的错误理解（**因果倒置**）。

在马克思看来，明明国家是市民社会发展出现的产物，明明市民社会在决定国家[[20]](#footnote-20)，给国家提供了物质资料、物质基础、一系列原则、契约。但是在黑格尔那里，却变成了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这个因果关系的颠倒，马克思叫它“**主谓颠倒**”。

黑格尔为什么会这样主谓颠倒？——因为黑格尔是从理念，而非现实出发的。按照马克思的习惯，他认为应该好好研究市民社会的问题、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并将这种矛盾贯彻到底，而非把这些矛盾武断界定为现象的矛盾。黑格尔之所以会主谓颠倒，是因为他把所有现实问题变成了哲学问题，把现实人人相关的利益问题变成了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的问题。把思维上的辩证法当成一个套子，去解决一切问题；用理念的辩证法代替现实事物的发展过程。这是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最大要害：**逻辑泛神论的神秘主义[[21]](#footnote-21)**。

那么，马克思就要把黑格尔倒过来：把哲学问题变成现实问题来考察。

——他不相信理性的进步，更不相信国家能让人从主观理性上升到客观理性。实实在在的利益，才能帮人看到社会的进步。

因此，到了这个时候，马克思就对黑格尔的概念哲学、理念辩证法、理性进步彻底抛弃了，转向了对现实问题的分析。

**［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三次批判：第三次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这个手稿在1930s才重见天日。在此之前，马克思被斥为物质决定论、压抑人性。从这个文本中，发现了一个和苏联教科书完全不同的马克思。

马克思阅读亚当·斯密、李加图（经济思想家）。骂着骂着，把黑格尔拉进来一道骂（手稿有了“哲学”两个字。

在*1844*中，马克思揭示了一个现代社会的重要现象：**异化劳动**。这一概念以后还会专门阐释。所谓异化劳动，简单来说，就是工人劳动越多，失去越多、得到越少，甚至最后失去了自身。工人创造财富，却日益贫穷。

异化劳动现象的出现，完全与所谓多劳多得背道而驰，变成了“多干多错”。这个异化劳动，显然和当时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是冲突的。

古典经济学认为，价值是由人的劳动所创造的。这样说来，工人就是价值的创造者。然而，为什么工人处在异化劳动的状态呢？

异化劳动的现实和劳动价值论是冲突的。因此，马克思说，英国古典国民经济学是需要被批判的。

那为什么把黑格尔拿来一起批判呢？

——因为英国古典国民经济学用劳动价值论抬高了劳动的地位，看到了劳动的**积极意义**，却没有看到劳动的**消极方面**：存在异化劳动的现实。黑格尔在这个劳动问题上也是如此：也只是看到了劳动的积极意义，没有看到劳动的消极方面。

现代社会，劳动的**消极意义**，是存在异化劳动这一反人道主义的悲惨事实。**积极意义**，对于古典国民经济学来说，是劳动价值论；对于黑格尔来说，劳动“体现了人类推动和创造价值的辩证法”。

黑格尔对劳动是给予高度肯定的。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对劳动有一哲学上的评论：

1. 劳动是**延迟的欲望满足**。

即，劳动是人对欲望满足的延迟。老虎吃牛，牛吃草，也是为了欲望的满足。人的欲望满足和动物欲望的满足，最大的区别在于，动物的满足是当下的满足，没有延迟，饿了就要吃。

这里蕴含了自然与人的对立，或者说**自然世界**和**人为世界**的区别：动物的欲望是当下满足的，所以动物和自然界本质是同一的，是食物链的自我循环。因此，动物和人的最大区别不是动物没有劳动，而是动物通过对欲望的当下满足与自然界直接同一。而人，由于通过劳动，对欲望满足倾向于延迟，这个延迟，就使得人和自然世界分割开来，人的劳动和创造脱离了自然世界的同一性，出现了人为/人工的世界，这个人造的世界，也就是恩格斯所讲的**第二自然**。自然世界和人的世界的分离是非常重要的。

1. 劳动不仅是对欲望的延迟满足，而且是对事物的陶冶。

注意“陶冶”一词。所谓陶冶，就是说，人把自我的观念、意识通过劳动灌注于其劳动对象，从而在劳动对象中看到自己的力量、理性的存在、头脑中观念变成现实的过程。因此，现代社会的人，在黑格尔看来，都是通过劳动来在事物面前确立、发现自己的自我意识的。换句话说，“劳动不仅成就物，也成就了自我”。

因此，黑格尔给予劳动高度评价。黑格尔认为，劳动体现了**创造的原则**和**推动的原则**。劳动的过程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过程，是人不断丰富、发展、完善自我的过程，体现了人的发展和完满，因此是现代社会的基石。

在马克思看来，这意味着黑格尔对劳动的正面价值进行了充分的哲学论证。黑格尔对劳动在哲学上的价值给予了高度的肯定，那么马克思就可以追问：异化劳动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工人在劳动中不断变得退化，单调乏味的劳动为何不可忍受？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对黑格尔就一起拉进来批评了——他们都是只看到了劳动积极意义，而看不到劳动消极意义。没有一个人认真倾听来自现实的劳动苦难之声，没有一个人看到“高楼背后的阴影”。

那么，为什么他们对这种劳动的消极方面视而不见？

马克思在*1844*中就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黑格尔只看到了劳动的哲学意义，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只看到了劳动的经济学意义。然而，他们唯独都没有把劳动看成一个现实问题。自由徜徉于学术的理论，却没有触及现实中劳动所存在的种种苦难。

这也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最不满的地方：它就像王水一样，把所有现实的存在物溶解在概念、理性中，但却解释不了现实，遑论触碰现实。

不是黑格尔没有看到劳动的苦难，而是他只对劳动作了哲学论证，把人的劳动变成了一个人的发展问题。

所以马克思说，黑格尔的哲学完成了“一系列的替代”：“用自我意识来替代活生生的人”。这个人的喜怒哀乐不重要，只是“抽象活动的自我意识”。概念、理性、意识是活的，但活生生的人反倒成了死了。因此，黑格尔的理性被马克思成为**无人身的理性**。

自然界也不存在了，变成了一系列法则。所谓的革命行动、劳动过程、实践活动也不存在了，存在的是“概念辩证法”和“自我意识的运动”。

所以，黑格尔才会对现实中的消极问题视而不见，没有把它们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这是黑格尔哲学（在马克思看来）的极大问题。

在黑格尔的哲学中，马克思看到了**两个世界的对立**：一个是**超感性世界**，另一个是**现实世界**。所谓超感性世界，就是绝对精神主宰的理念王国、概念世界。现实世界，就是充满消极意义的异化劳动、充满矛盾的市民社会、苦难的个人。黑格尔对此视而不见，他哲学的目标是完成现实和理性的和解，但实现的方式却是把现实世界全部用超感性世界来替代。

因此马克思说，“哲学再怎么反思，都是反思。它根本不是对现实世界的革命与改造。”反思再彻底，落到现实都没有用。

“问题并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不是仅仅通过哲学的反思重新解释世界，而是要去实际地改变世界的现实状况。

从莱茵报时期到*1844*，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哲学有三次批判。他发现，黑格尔的哲学不仅没有把握现实，反而离现实世界越发遥远。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哲学不能帮助我们有效把握存在、把握现实，只是在用非现实的抽象概念把握世界。

马克思说，超感性的世界就是**天国**，现实世界就是**人间**。他的思考方向，和黑格尔有一个颠倒：

黑格尔从天国**下降**到人间，用天国来看待人间，竭力把现实的存在纳入自己的哲学体系：活生生的人变成行动着、思考着的自我意识，变成了思维；自然界变成了规律、理性、法则……所有的现实世界都被抽象的概念稀释了。

天国再怎么下降人间，仍然保留天国居高临下的视角。马克思说，我们的路线应该反过来：从人间**上升**到天国。不再从哲学出发（在《莱茵报》时期，把私人利益看成下流唯物主义，就是天国对人间的反思），而是从现实的利益出发，看到社会的矛盾和社会解放的可能性，从而一步步去改变社会，最终使得社会现实的存在通过革命实践上升到一个合乎理性、合乎本质的存在。

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最根本的反动就在于此。

光有这一“颠倒”还不够，马克思还要进一步揭示一个关键的问题：黑格尔到底错在哪里？

每一个哲学家都试图用其框架来把握现实。不能因为他“有框架”，他就是错的。因此，还是需要内部批判。

在《神圣家族》·〈思辨结构的秘密〉中，马克思终于把黑格尔哲学的内在问题把握清楚：黑格尔之所以认为理念能把握现实，是因为他认为现实世界就是理念的产物。这是黑格尔哲学的核心要点。这个在哲学上是讲得通的：人只能理解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理性能把握现实，因此现实是理性创造的。

但，马克思说，黑格尔混淆了一个问题：

**苹果/梨/桃子 水果**

现实存在 概念/理性/精神

特殊性 一般性

人一开始认识到的都是个别东西。然后才能认识“水果”。这是一个**从特殊到一般的认识过程**。黑格尔的错误在于，把这样一个**认识过程**，理解成了由水果生产出具体水果的**创造过程**。

马克思要区分认识过程和创造过程。黑格尔把这两个过程直接画了等号，认为认识过程也就是创造过程，但马克思说，这完全是两回事。

黑格尔思辨哲学，在马克思看来，最大错误就在于此。在《神圣家族》中，有具体的阐释。黑格尔哲学的最大幻觉就在于此。

因此马克思强调，认识过程归认识过程，现实生产过程归生产过程。不能等同，因此不能把现实问题都归结为哲学问题。所以，马克思这里强调，从现实世界上升到超感性世界，是一个认识深化的过程。但它并不意味着超感性世界创造了现实世界。相反，认识之所以可能，恰恰是因为人的意识由现实世界所决定的。

马克思这样就把黑格尔完全颠倒过来了。最后的结论，就是告别超感性世界，告别哲学先行的立场，真正进入现实世界。

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个问题：现实世界不是“你想把握就能把握的”。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超感性世界/概念王国也有批判的态度，但他却从来没有真正走进现实。

为什么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不能帮他走进社会现实？

——不是告别了黑格尔，就能把握住社会现实。对马克思的理解不能那么简单，社会现实没有那么容易把握。把握现实社会，是马克思接下来的重要课题。

**本周（第四周）讨论课：**

文本：《神圣家族》的两个片断。

1. 〈思辨结构的秘密〉；（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
2. 〈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马克思所理解的唯物主义）

讨论题目：

1. 马克思所讲的“思辨结构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2. 画出一张有关唯物主义的谱系图：笛卡尔、洛克分别出发，如何演变，有何特点，如何批评转化，如何一代代发展直到共产主义，其要点是什么。

**（毫不客气地讲，期末考试考这道题）**

1. 马克思认为唯物主义的核心要点到底是什么？

1. 中国一直在修宪，美国从来不修宪。但是可以在判决中对宪法作出新的解释。美国靠宪法，英国靠女王。越是民主化，越需要这样政治稳定的象征。日本也是如此。二战后麦克阿瑟接管日本，一定要让日本推行去军事化、民主化。这时就出现天皇存废的问题。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分析日本人的国民性，就提出一定要保留日本天皇，才能让美国人可以实行对日本的统治。日本人将日本天皇看成神一样的存在。本尼迪克特上书美国政府，然后美国不允许麦克阿瑟废天皇。然后麦克阿瑟心里窝火，就接见天皇拍了张合照放在所有报纸的头版。对日本人是个巨大的打击。 [↑](#footnote-ref-1)
2. 很好，大家都已经放弃了笔记，因为都听不懂。 [↑](#footnote-ref-2)
3. 在古希腊那里，他一定是看到实实在在的大海而将其命名为大海。现代社会，我们可能一辈子都没见过真的大海，但其并不影响我们对大海的认识。 [↑](#footnote-ref-3)
4. 这就叫“先天综合判断”。本课程先按下不表。 [↑](#footnote-ref-4)
5. 也就是说，太阳的第100次东升西落，归根结底是太阳的经验表象，而非其本质。“太阳本质是东升西落”这样的说法是很荒唐的。 [↑](#footnote-ref-5)
6. “思维是不是仅仅对存在的反映？”这需要进一步分析。教科书有些简单化。存在没有那么容易被直接把握的。 [↑](#footnote-ref-6)
7. 回顾第一个把握：现时代是通过概念中介把握的时代。 [↑](#footnote-ref-7)
8. 康德讲，规律不是事物自身，但康德是尊重规律、认为世界有规律的，而不像休谟否定任何规律的存在。 [↑](#footnote-ref-8)
9. 这种现象，在今天的社会科学中大量存在，例如“现代社会一定要经过西方式的民主”，这就是空疏的形式加诸中国的形式，否认中国自身民主实现的道路。又例如“现代化一定要有个体的位置/个体的觉醒”，也是没有深入中国社会的内部实际。（？） [↑](#footnote-ref-9)
10.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没有把握住存在。 [↑](#footnote-ref-10)
11. “这是处女座干的事情。”不得不承认，这背后蕴含强大的能量。 [↑](#footnote-ref-11)
12. 真理、真正的东西。 [↑](#footnote-ref-12)
13. 黑格尔是“和谐社会”的提倡者。 [↑](#footnote-ref-13)
14. 对尼采产生巨大的影响。 [↑](#footnote-ref-14)
15. 对于保守派而言，这些东西是不能用理性解释的。 [↑](#footnote-ref-15)
16. 这我就不影射中国了，大家自己知道。 [↑](#footnote-ref-16)
17. 所以这里也标志德国在思想上进入与英法参同的现代水准。 [↑](#footnote-ref-17)
18. 我：用黑格尔的哲学史观其实很好解释这个问题，但是马克思的就未必了吧？ [↑](#footnote-ref-18)
19. 所谓“知识改变命运”，参考希望工程的著名宣传海报。实际上，中国古代社会也是如此：通过科举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孔子在教育上的革命性影响，是把贵族垄断的文化教育传播给原本没有资格接受教育的一批人。 [↑](#footnote-ref-19)
20. 但是，黑格尔所说的国家并不是能和现实中的政治国家对应的。 [↑](#footnote-ref-20)
21. “神秘主义”：不可理解。因果关系颠倒、主谓关系颠倒。 [↑](#footnote-ref-21)